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文丛

刘纲纪文集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文丛



刘纲纪文集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纲纪文集/刘纲纪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3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文丛

ISBN 978-7-307-06875-9

I. 刘… II. 刘… III. ①刘纲纪—文集 ②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1136 号

责任编辑: 柴艺 乐思

责任校对: 王 建

版式设计: 支 笛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80 1/16 印张: 78.75 字数: 1167 千字 插页: 8

版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6875-9/C·218 定价: 14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自序

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于 2006 年出版了我的《美学与哲学》(新版)、《艺术哲学》(新版)、《〈周易〉美学》(新版)、《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新版)、《中国书画、美术与美学》等五本书。现在这个文集,就是在这五本书的基础上编选出来的,不包含未收入这五本书的其他文章,如历年来所写的文艺评论和一些政论性的文章。此外,《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和《中西艺术史观比较》两文,是 2007 年写的。我把选出的文章,分别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中国美学研究”、“中国书画与美术研究”等五个专题之中(均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大致上可以包含我在这五个方面提出的,至今或许还可供参考的最主要的理论观点。

按照“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文丛”的编辑体例,除收入作者的文章之外,还收入与作者学术思想的背景、影响等相关的文章、资料。我认为这个体例很好,所以我在选录自己的文章之外,设置了“先师书信”、“学界评论”、“学术访谈”等三个栏目。“先师书信”收入了我的四位均已辞世的老师给我的信,目的是为了永远地纪念、感谢他们对我的极其热诚的关爱、教诲与鼓励。与此同时,我感到他们那种无私地关怀、培养青年一代的精神,至今也仍然很值得我们学习。“学界评论”收入了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一些评论我的美学研究和著作的文章。限于篇幅,不可能收入所有的评论文章,深望曾写过文章的朋友们见谅。凡属对我的观点持肯定态度的文章,我都看作是对我的鼓励与鞭策。我既感到高兴,同时也深知自己并没有做得像朋友们所说的那样好。对我持否定或批判态度的文章,同样有益于我自己的研究。我历来认为,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为了

追求客观真理，因此应当最大限度地敞开心胸，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吸取一切正确的或含有合理成分的见解，并且做到知错必改。但也正因为如此，如果有些批评不论从事实或学理上看都是缺乏根据的，甚至怀有某种超出学术探讨的主观成见，那就必须作出回答，进行论争，这样才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把写于2004年，但迟迟未拿出去发表的，回答龚鹏程先生对《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的批评的文章，附在“学界评论”这一栏目后面，以供读者参考。此外，还要说一下，傅伟勋先生于1986年6月，在台湾《文星》杂志复刊2号上发表了对《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的长篇评论：《审美意识的再生》，对《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给了相当高的评价，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虽然我并不完全赞同，但值得我深思的看法、意见。文章的发表，正值台湾当局决定开放台湾同胞到大陆探亲前夕，因此对推动中断多年的两岸学术文化交流起了很好的作用。之后，傅先生又多次著文倡导“中国文化”，并多次到大陆访问讲学（其中曾先后两次应邀到武汉大学哲学系访问讲学），呼唤两岸学者共建“文化中国”，为两岸学术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学术访谈”这个栏目收入了五篇访谈。由于篇幅的限制，历年来不少朋友对我进行的多次访谈无法全部收入。所有这些访谈，对于阐述我自己的想法，促进学术思想的交流，都曾起过良好的作用。现在只来说一下收入本书的第一篇，它是日本《唯物论研究季报》的山口勇先生为了推动中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交流，专程从日本到上海，再到武汉大学对我国进行的一次专访。山口勇先生以极为认真的态度对待这次访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感动和钦佩。我们之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的坦诚愉快的交谈，增加了相互间的了解，也推动了我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思考。回顾历史，中日间的学术思想文化交流堪称源远流长。我深信这种交流将会在当代继续发展和深化。这不仅对中日两国，而且对整个世界思想文化的发展，都有值得重视的意义。

编完这个文集，我同时也又一次回顾了自己多年来的学术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如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大力进行理论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始终是我不断在思考研究的一大问题。但我深感自己认为应当努力做到的和我实



际上做到的相比，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希望晚年奋力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努力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最后，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分社陶佳珞同志为编辑出版此书所作的努力，感谢我的博士生李跃峰和随我做博士后研究的李松同志协助我做了大量复印、打印工作。

2008年1月17日
于武汉大学珞珈山下



目 录

自 序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1988—1997 年)

实践本体论 / 3

论新马克思主义的探讨 / 18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 / 30

批评与答复

——再谈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 53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1980—2007 年)

关于马克思论美 / 81

关于美的本质问题 / 93

美——从必然到自由的飞跃 / 125

美学对话 / 155

德国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 281

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的发展问题 / 336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与阐释的三种基本形态 / 372

《美学与哲学》新版序 / 388

《艺术哲学》新版序 / 416

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 / 424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 (1989—2004 年)

老子思想论纲 / 459

孔子思想的世界意义 / 469

法家思想研究的重要成果

——王晓波著《先秦法家思想史论》评介 / 486

关于儒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兼谈我所主张建立的当代儒家学 / 494

略论炎黄文化与现代文明 / 501

中华人文精神的基本特征 / 512

易学思维的三大特征 / 517

儒学同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 520

关于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的思考 / 526

中国美学研究 (1981—1989 年)

中国哲学与中国艺术文化中的境界 / 549

中国哲学与中国美学 / 553

中国古典美学概观 / 561

中国古代艺术哲学概观 / 614

“艺”与“道”的关系

——中国艺术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 / 692

中西美学比较方法论的几个问题 / 704

东方美学的历史背景与哲学根基 / 711

中国书画与美术研究 (1960—2007 年)

“六法”初步研究 / 743





书法美学简论 / 793

漫谈西方现代绘画 / 863

走向现代

——湖北省首届青年艺术节部分作品观后 / 876

书法美 / 888

中西艺术史观比较 / 987

先师书信 (1958—1982 年)

邓以蛰先生书信 / 1017

宗白华先生书信 / 1021

马采先生书信 / 1023

朱光潜先生书信 / 1026

学界评论 (1987—2007 年)

站在实践哲学的历史高度

——刘纲纪“实践自由说”的美学观点述评 易中天 / 1031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新成果

——简论刘纲纪实践观美学思想 张玉能 / 1044

刘纲纪 黎山峒 / 1061

博大精深 自成一家

——刘纲纪教授的美学研究 余三定 张玉能 / 1080

向主体外部世界扩展的崇高

——刘纲纪的美学思想 邹 华 / 1091

从美术到美学与哲学

——刘纲纪教授的学术贡献 邹元江 / 1105

发展中的实践美学与实践美学的未来发展

——兼论后实践美学中的超越主义及其实质

朱 刚 / 1111

刘纲纪与实践本体论的建构 彭富春 / 1124

实践美学的经典文本

——评刘纲纪的美学思想 阎国忠 / 1132

实践美学研究的成就

——评刘纲纪美学学术丛书 李 松 / 1154

刘纲纪：创造自由论 章 辉 / 1157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的两处错误

夏明元 / 1165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绪论〉》译后记

[日] 甲斐胜二 石其琳著 陈顺智译 / 1167

答龚鹏程对《中国美学史》的批评及其他

刘纲纪 / 1171

学术访谈（1994—2007 年）

论“以物质的自然界为基础的实践的以人为本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理解

——刘纲纪先生访问录 [日] 山口 勇 / 1185

走向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美学

——访刘纲纪 李亚彬 / 1193

割不断的书画情缘

——刘纲纪先生访谈录 邹元江 范明华等 / 1196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刘纲纪先生访谈录 聂运伟 / 1209

讲美学不能脱离当代生活

——访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刘纲纪

张彦武 / 1230

附 录

刘纲纪教授论著目录 / 1239



刘... 纲... 纪... 文... 集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1988—1997年)



实践本体论

哲学史上关于本体论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一般而言，本体论是关于存在的理论，目的在探求什么是存在的最普遍、最高的本质。

所谓最普遍、最高的本质也有种种不同说法，但其中最基本的问题是：第一，存在的本原问题，即世界从何产生形成，或什么是始初的、本源性的东西；第二，相对无限众多的现象，什么是存在的最一般的根据、实质。

唯心主义哲学曾对本体作了种种神秘的解释，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取消本体论问题。哲学作为世界观，不能不回答存在的最普遍、最一般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而且这是只有哲学才能回答的问题。西方现代哲学一方面有一种拒斥本体论的倾向，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把许多问题本体论化，从本体论来加以考察的倾向。这后一倾向说明，对许多问题要作出穷根究底的解决，不能离开本体论的研究。亚里士多德曾把本体论称为“第一哲学”，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体论问题

在马克思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曾两次使用了“本体论”这个术语^①。此外不再见到马克思使用这个术语，但他多次讲到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根本性意义的“存在”和“社会存在”的概念，后一概念还是马克思所首创的。既然“存在”与“社会存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概念，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应当有关于存在的理论。这也就是马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0页。

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谈到哲学的基本问题时，指出这一问题的实质是：“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① 这个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问题，正是本体论的重要问题。由此可见，恩格斯所说的哲学基本问题，首先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其次才是认识论的问题。

多年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十分重视认识论问题，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认识论，但十分忽视本体论问题，甚至认为本体论问题可以取消。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从认识论来看，对思维的研究不可能离开对存在的研究，而对存在的研究正是本体论的问题。仅仅在思维的内部来研究思维，思维的发生、来源、意义、真假诸问题都是无法解决的。不要本体论的认识论可以称之为无根的认识论，但没有根是不行的。所以，坚决拒斥本体论的逻辑实证主义发展到崩因，不得不重新提出本体论的问题（参见《从逻辑的观点看》一书）。后期维特根斯坦也显示了某种向本体论靠近的倾向。

如果我们离开认识论的范围而转向人的问题，那么人的存在问题，海德格尔所谓“存在的意义”问题，更是现代哲学不能回避的一个重大的本体论问题。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我认为目前我们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内容应划归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政治学。从哲学的高度看，历史唯物主义实际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它的基础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存在的学说，即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体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体的科学理论，不可能有真正科学的、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对本体论问题的忽视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贫乏化、简单化、肤浅化。相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的深入研究，将会极大地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结构、体系的精确化、完善化，并摆脱相沿已久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少简单化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0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是在总结概括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实际成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是玄想的思辨，不带有历史上的本体论那种唯心神秘的性质。

二、自然本体论与人的本体论

本体论可区分为自然本体论与人的本体论。自然本体论所研究的是在人类出现之前即已存在的自然的本体。由于人本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存在不能脱离自然，因此自然的存在对人的存在处于优先地位，自然本体论对人的本体论也处于优先地位，否认这一点就会堕入唯心主义（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常犯的一个错误）。但人又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因此自然本体论不能代替人的本体论。

在中国哲学史上，自然本体论与人的本体论常常是合而为一的，这同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念分不开。西方古希腊哲学的本体论侧重于自然本体论，经过中世纪又同上帝创世说联系到一起，使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成了一个同本体论密切相关的问题。西方近代哲学的本体论仍然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但它的重点显然已转到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相关的认识论方面，使本体与现象的问题具有了十分明白的认识论意义。这在康德哲学中得到了典型的表现。西方现代哲学以叔本华、尼采为发端，经生命哲学到存在主义，抛开了西方近代哲学中和认识论密切相联的本体论，而把人的本体问题提到了最高的位置。不论是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雅斯贝尔斯的“生存本体论”，萨特的“现象学的本体论”，其中心都是人的本体问题。就西方现代哲学的范围而论，突出地关注和研究人的本体问题，可以看作是存在主义的一个贡献。

但是，萨特声称要用存在主义的人的本体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这是毫无根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产生就把人的存在问题提到了最高的位置，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①，并且提出了“现代的自我解放”即从资本主义的金钱统治下获得解放，尖锐地指出和从根本上科学地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7页。

明了后来存在主义苦苦思索而终于不得其解的人的异化问题，号召“为反对人类自我异化的极端实际表现而奋斗”^①，认为揭露人的自我异化是“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②，等等。存在主义一再谈论的“存在与本质”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已提出，并指出它是只有共产主义才能解决的“历史之谜”^③。由此可见，在现代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的存在问题，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已经提出，并指出了科学解决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忽视自然本体论问题，但它高度关注并作出了伟大贡献的是人的本体论问题。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可以明显看出，马克思所注意加以解决的不是历史上的唯物主义，特别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已在根本上解决了的自然界的存在问题，而是过去一切唯物主义所未能解决的人的存在问题。虽然后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对自然本体论的问题作了不少深刻的阐述，但就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它的突出的、主要的贡献仍然是在人的本体论方面。这个贡献的根本之点，在于第一次指出了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全部历史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根基、本原，从而科学地解决了人的本体这个重大问题。

三、实践与本体

人是从自然发展而来的，没有自然就不会有人和人的历史。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本体问题的解决是建立在确认世界的本原是自然而不是精神这个唯物主义原则基础之上的。自然、感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个不可动摇的出发点。“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④这就是马克思对自然与历史的关系的看法，它对于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结构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一方面是自然界（它先于人类而存在，不以人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的存在与否为转移)，另一方面是人类，而使“自然界成为人”，使人与自然达到统一的决定性的、根本的东西，就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即劳动。

人和人类历史的存在不能脱离自然，但没有物质生产实践也不会有人和人类历史的存在。人只能存在于他和自然的统一之中，而造成这个统一，并决定着它的发展的东西就是以自然（包括外部自然和人自身的自然）为基础的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物质生产是人类历史的发源地。因此，从本体论来看，人类历史的本原、始基就是以自然为基础的物质生产实践。在人类历史的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对“什么是本原的”这个本体论问题的回答是：不是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一切唯心主义的地方），也不仅仅是自然（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地方），而是以自然为基础的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由此可见，从人类历史的产生（“自然界成为人”）和存在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实践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而不只具有认识论的意义。确认实践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不把它看作是一个仅仅和认识论相关的范畴，对于正确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它和发展它，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

人是自然的存在物，因此，一切企图使人的本体和自然相脱离的看法都是唯心主义的错误幻想。但人又不是像动物那样的自然存在物，如马克思所指出：“人是人的自然”（重点原有，或译“人是属人的自然界”）^①，或“人化的”自然^②。因此，人的本体不只是“自然”，而是“人的自然”。对人的本体的认识就是要说明这“人的自然”是如何产生形成的，它具有怎样的性质。

物质生产实践是“自然界成为人”的基础、动力，因此“人的自然”即人的本体的性质只能从物质生产实践中去找到说明。

第一，物质生产实践即劳动是人从自然取得物质生活资料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活动，同时又是人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的活动，因而是创造性的，能够支配自然，从自然取得自由的活动。这就是说，人类的劳动既是满足生存需要的活动，同时又是一种创造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6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6页。